医脉长河 敢为人先——中山大学医科办学160周年 特别策划

先行



2024年7月3日，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，广东援疆医生肖非为患者提供健康指导。

跨越山海的“医”靠

“2026年5月底，第十一批“组团式”援疆广东省医疗队陆续返程。临行前，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肖非说：“我们离开，但技术不走、标准不走、体系不走。”

这句话，道出了援疆医疗队留下的东西。从珠江之滨到藏东高原，从塔克拉玛干边缘到东加勒比海岛国，中山大学医科在边疆和海外留下的，正是一支支“带不走的医疗队”。

1866年，博济医学堂在广州开办。到2026年，中大医科办学整整160年。无论是在珠江边的诊室里，还是在平均海拔约3700米的藏东高原，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手术间，在东加勒比海一座人口不足八万的岛国医院，一代代中山医学子传承弘扬“救人救国救世，医病医身医心”的大医济世精神。”

把“带不走的医疗队”留在边疆

截至2026年5月底，115批次、286名来自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专家进疆，累计完成472例高难度手术、414次多学科联合诊疗，填补南疆50余项医疗技术空白。

肖非更看重另一组变化：“如今医院有能力独立开展高难度手术，患者不用再辗转内地，这就是我们留下的底气。”

数字之外，一台台“跨省手术”更具说明力。广东援疆引入5G远程手术机器人，5000公里外的广东专家透过屏幕实时操控机械臂。截至目前，这套系统已在泌尿、普外、妇科等领域完成29台复杂手术。技术应用瞄准的是群众就医的现实难题：一个南疆家庭赴内地求医，路费、时间、陪护成本都不低。

西藏昌都洛隆县，平均海拔3700米。2022年6月起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先后派出四批18名医疗骨干奔赴当地，覆盖口腔、急诊、麻醉、中医针灸、眼科、消化内科、骨科和新生儿科8个专科。

变化，先从填补空白开始。此前，整个洛隆县做不了胃肠镜，肠胃不适的患者要坐几个小时车去昌都、去拉萨。援藏队对着图纸敲定内镜中心布局，一台台调试设备，一次次带着当地医生练手，建起洛隆历史上第一个消化内镜中心，完成全县第一例麻醉胃镜、第一例肠镜。口腔科同样从零起步。如今，洛隆县人民医院口腔科月门诊量160多人次，本地成长起来的藏族医生能独立完成根管治疗、牙周手术、义齿修复等复杂操作。脊柱微创中心是西藏第一个县级同类中心，洛隆县第一台脊柱手术就在这里完成。

过去要翻山越岭数百公里才能做的检查和治疗，现在在县医院就能完成。2025年初秋，一位因大面积脑梗死辗转多地求医的藏族患者，把一面锦旗送到援藏专家手里，上面写着：“三医结合，救死扶伤，重燃生命。”

单家医院力量有限。中大医科的解法是“组团式”：不是派一位专家去坐诊，而是按专科成建制进驻，让学科之间彼此支撑。在新疆，心血管、骨科、肿瘤、儿科等专科团队按矩阵铺开；在洛隆，内镜、口腔、脊柱微创三个中心同步落地，县医院第一次有了成体系的专科服务能力。

更完整的样本在云南凤庆。2014年起，中山大学十家附属医院共同帮扶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县城，累计派出814人次医护人员，60名专家长期驻点，服务当地群众超过12万人次，形成“组团派驻、人才培养、专科打造、健康科普、资源共享”五位一体的“凤庆模式”。2024年2月，凤庆县人民医院晋级三级乙等医院。与2013年相比，这家县医院的手术台次增长148.77%，凤庆户籍新生儿死亡率从7.69‰降到2.72‰。滇西医疗高地初现雏形。



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专家郑云（左一）带领新疆塔县当地医生开展业务学习



“中国眼科医疗专家马尔代夫光明行”筛查现场

万里之外守护生命

中山大学医科的援外故事，始于半个多世纪前。1971年10月26日，12名队员从广东出发前往赤道几内亚，拉开广东派遣援外医疗队的序幕。第二年4月，32岁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林勇杰随第二批医疗队抵达。他援助的是当地第二大医院，100多张病床，外科只有两名中国医生和一名埃及医生。

医生短缺，医疗条件有限。没有纱布，就让病人去药房买绷带剪成敷料；没有注射液，队里的药师用蒸馏水自制葡萄糖和氯化钠溶液。两年零两个月，2000多例手术，其中疝气手术1000多例，没有出现并发症。

半个世纪后，中大医科的故事在加勒比海继续。2019年6月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吴德熙赴多米尼克，一待就是三年多。作为心内科医生，他发挥专业特长，在极其有限的工作条件下开展多项“多米尼克首例”。2021年5月7日，一名73岁的当地女性被送进中多友谊医院，心率只有22次/分，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。医院没有异丙肾上腺素，植入起搏器是唯一能救命的办法。在设备极其有限的条件下，他完成了多米尼克历史上第一例临时起搏器植入术。

吴德熙在多米尼克期间，该国首个心血管内科在中多友谊医院挂牌。当地卫生部长说，这是“多米尼克医疗领域的一个里程碑”。三年多里，吴德熙诊治患者超过5000人次。走在街上，常有人喊他“Doctor Wu”，这是属于他的“幸福时刻”。

另一种“留下”发生在眼科。中山眼科中心“光明行”自2013年起连续12年派出医疗队，走进14个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，120余名医护人员累计服务2万人次，完成手术超过5000例。2019年起，中心在马尔代夫建设的中马眼科中心，是中国在海外援建的首家现代化眼科中心，实现马尔代夫眼科医疗史上多个“第一次”，为当地培训专业人才，助力建立可持续的“造血”机制，当地人叫它“光明的殿堂”。

第666位接受手术的马尔代夫患者哈桑说：“听说中国医生的技术很好，很多邻居都治好了眼病，我也来试试。手术后，我的眼睛就看见了！”

从喀什的机械臂，到洛隆县医院的第一例胃镜；从凤庆县人民医院晋级三级乙等，到马尔代夫的“光明的殿堂”——这些场景散落在半个多世纪、几万公里的跨度里，连在一起，指向同一件事：把最好的医疗资源，送到最需要的地方。

在喀什，肖非更愿意谈“留下什么”。“我们离开，但技术不走、标准不走、体系不走。”他说，如今医院有能力独立开展高难度手术，患者不用再辗转内地，这就是援疆留下的底气。

学生记者：杨启帆 滕萝伊莎 叶柳汐 周谨言